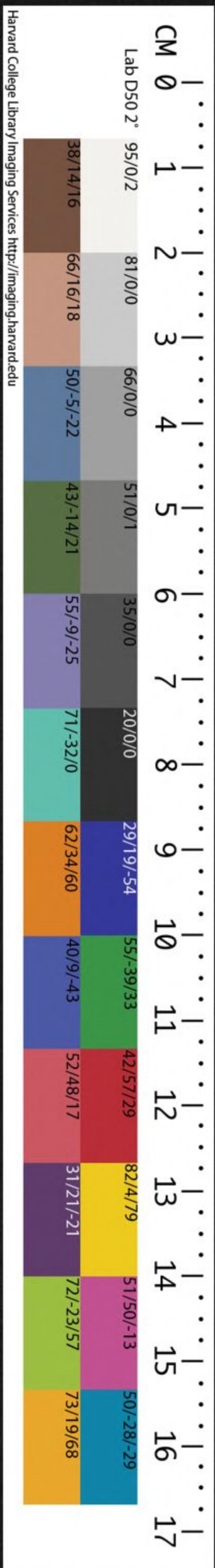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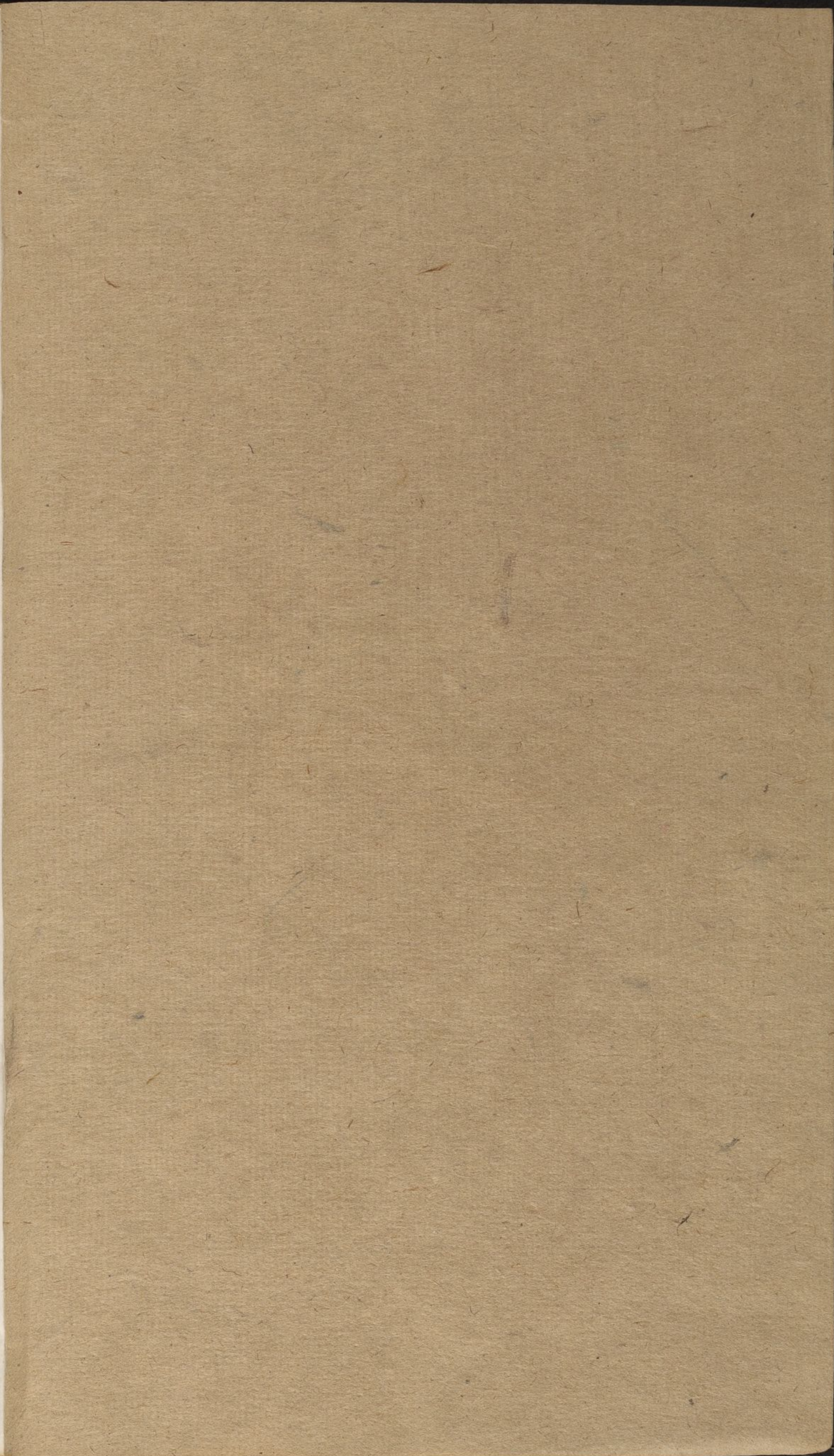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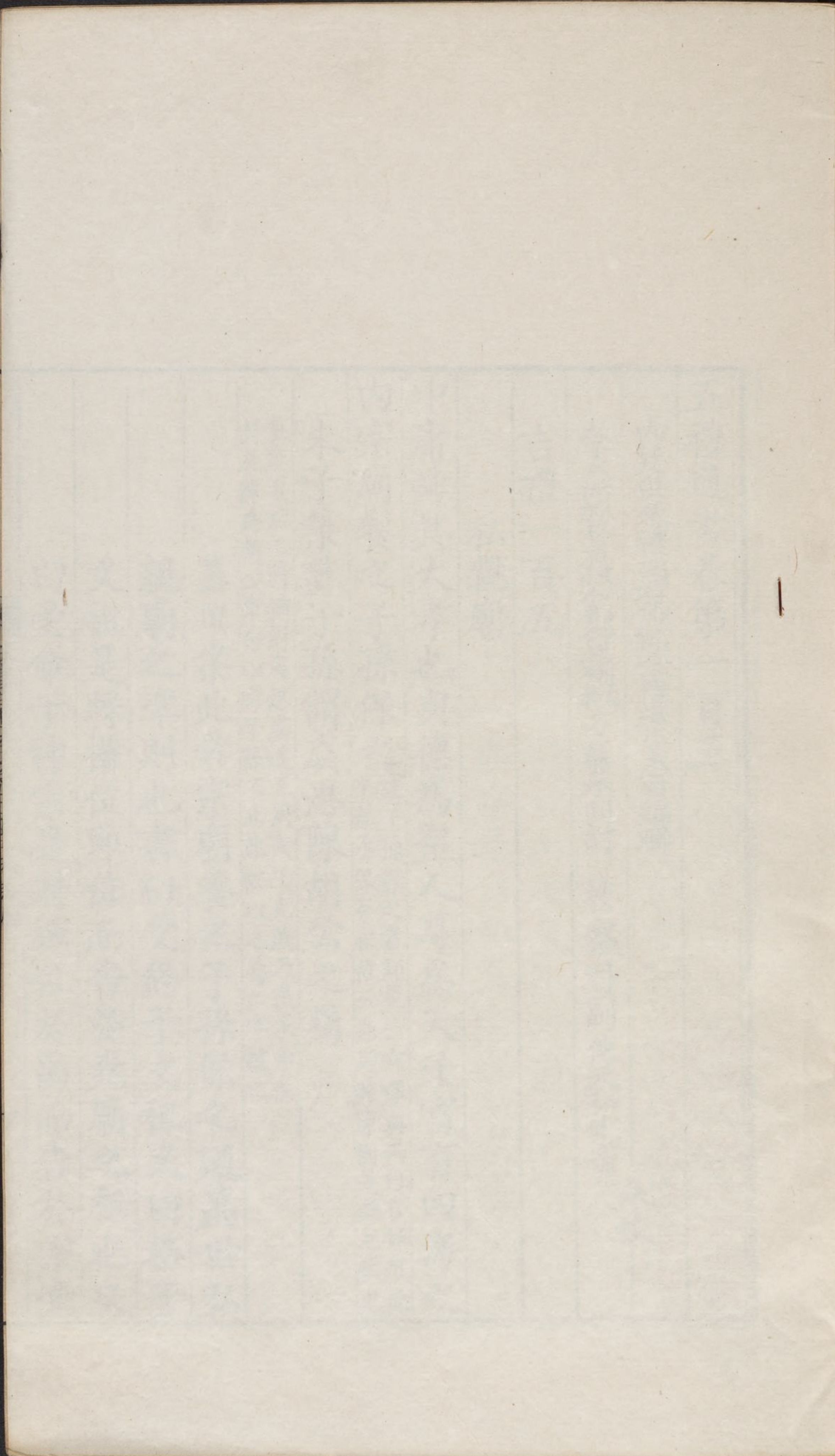
3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6

T 648/5942<sup>6</sup>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存保總督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完

參校

吉禮一百五

私親廟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疏子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也

朱子集註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纂箋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封於陳為胡公章句以舜子孫不止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蕙田案此舜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廼萬世私

親廟之準則也書曰受終于文祖又曰格于

文祖是將攝位即位而告於堯廟之祖也又

曰受命于神宗是將禪位於禹而告於宗堯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四首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  
之廟也舜嗣堯故宗堯而不為瞽瞍立考廟  
此云宗廟當是虞國之廟國語所稱祖顓頊  
與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有虞氏報焉  
者蓋舜以大德而為天子以其身宗堯之統  
別為虞氏立祖考之廟俾子孫承其祀厥後  
虞思陳胡公之屬享國弗替焉此正中庸所  
稱大孝之實也若使舜為天子而自立宗廟  
傳禹而後子孫安得有之哉故知宗廟饗子  
孫保是一順事非後世立廟稱宗追尊升祔  
者所得而藉口也詳見廟制條

右有虞氏

漢書宣帝本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  
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

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無嗣大將  
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癸  
巳光奏王淫亂請廢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  
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  
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操行節儉  
仁慈愛人可以入嗣孝昭皇帝後奏可遣迎入未央宮  
封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  
本始元年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  
其議謚及園邑

武五子傳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  
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  
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



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母  
 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  
 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  
 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閩卿邪里聚為戾園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故改葬焉  
 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  
 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  
 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  
 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元康元年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師古曰奉

明園即皇考史皇孫之所葬也本名廣明後追改

韋元成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  
 相義等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

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明園民滿  
 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  
 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  
 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  
 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  
 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  
 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  
 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  
 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  
 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  
 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  
 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文獻通考胡氏寅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為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父伯叔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為人後者云云後言戾太子謚曰戾云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疏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既為伯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叔父母之叔父母之昭昭然矣

馬氏廷鸞曰胡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敢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為伯父乎為叔父乎於所後父為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為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無嗣宣帝以兄孫為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唯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乎不可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戴氏震曰漢宣帝之入嗣也後昭帝有所後祖無所後父丞相相等奏悼園宜尊稱號曰皇考立廟胡氏

之論曰既為伯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馬氏駁之曰宣帝以兄孫為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今案奏者議者皆非也禮王考廟考廟相逮之道也如宣帝不入嗣固考史皇孫而祖戾太子今既祖昭帝不得祖戾太子矣獨考史皇孫則其稱名疑為疑於昭帝史皇孫之為相逮也者為疑於戾太子史皇孫之非相逮也者疑故不可稱也然則以孫後祖可乎曰可喪服斬衰章為人後者雷氏曰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此闕之雷氏之云當矣猶未盡蓋有



承殤而後祖者則無所後之父雷氏但據有所後之  
父言耳右古人後祖證一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  
子弗為後也鄭注曰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  
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孔穎達曰以其未成人庶  
子不得代為之後不以父服服之鄭以殤不立廟解  
弗為後孔以不從父服解弗為後蓋入廟則全乎子  
服斬則全乎子承殤不為之子也喪服斬衰有為人  
後者之條故此言弗為後以別之右古人後祖證二  
小記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曰言為後者據承  
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夫孔子言  
弗為後而此又言為殤後鄭以據承之明其為辭之  
借然不特爾也明乎弗為後之義則於殤者昭穆同  
列皆得入繼其殤者兄弟也明乎為殤後而不服斬

衰之義則於殤者降等皆得入繼其殤者雖叔父也  
而承之不必子之右古人後祖證三三者互相為義  
例者也後祖之為昭穆奈何曰惟父子則昭穆異兄  
弟則昭穆同祖孫則昭穆同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兄弟推之百世而不易然則祖孫相接無所後父  
何也曰古經不曰為人子而曰為人後通乎不為子  
而為後之辭也孫可後祖而非禰祖弟可後兄而非  
禰兄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使仲嬰齊為之後弟後兄  
也後者承先辭也父子之道窮而先後之義起以父  
子則親重以先後則統重喪服子夏傳曰特重大宗  
者降其小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此言親不勝統寧  
屈親親之分以伸大統之尊生乎道之窮斷以義之  
正有如是者或曰推而至於宣帝有所後祖無所後



父禮固有然矣其稱史皇孫也直曰皇考既名疑曰皇伯考若叔考名又無所緣定若之何曰凡為人後者不可一時兩稱父不可曠而無父宋濮議以生例沒斷然當稱皇伯考不可一時兩稱父故也漢宣帝即親存初無一時兩稱之嫌惟以不可曠而無父論之禮雖可以後祖其無所後父者於本生父母私言則曰父母公言則曰本生以別之曰本生父母人豈有非之者哉禮重辨嫌疑而已宣帝不在辨嫌而在辨疑辨嫌不可直稱皇考辨疑亦不可立之廟而直稱皇考不可曠而無父則併不得同於有所後父者之稱皇伯考是故祭告之辭私於所祭之地稱皇考可也公言之曰本生皇考可也丞相義等之議謚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而不立廟義之正也

蕙田案漢宣帝時有司奏稱親史皇孫又稱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親之為言即父也倘但曰史皇孫曰王夫人顧不可為其推而遠之幾不知為宣帝何人矣胡氏謂稱親為姦說蓋怵于後世之事而為是言耶夫使必禁其稱親將禮所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父母二字亦必不可施於語言乎此有宋濮議所以啟歐陽公之辨也夫辭窮則反本是故謂之其父母則已別於所後父母矣宣帝無所後父母者也有司必不敢曰考曰妣而曰親曰母又僅比諸侯王此亦嚴核于名實矣但厥後直曰皇考則未得禮若曰本生皇考亦無妨也猶之禮曰其父母也至因園為寢



而曰皇考廟則疑上與昭帝相承無別雖在廟制之外然非禮矣

右漢宣帝

哀帝本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也母曰丁姬上亡子立為皇太子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嗣所以獎勵太子專為後之誼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太皇太后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五月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建平二年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恭皇后曰帝太后立恭皇廟于京師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帝太后宜起

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蕙田案此立私親廟于京師之始

定陶共王傳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

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

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

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孝元傳昭儀傳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共王元帝崩隨王歸國



稱定陶太后共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徵立爲太子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旨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皇太后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姬爲共皇后後歲餘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于前殿

師丹傳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副稱之也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覆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獨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

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



浸不合上意免為庶人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  
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  
之定陶墮廢共皇廟

蕙田案宣帝稱親曰皇考如離騷篇首朕皇  
考曰伯庸似古人通稱皇之為言美也大也  
君也亦猶禮曰其父母也至此定陶共皇之  
稱非宣帝稱皇考比也皇即帝也不曰帝而  
曰皇明知必不可尊稱帝也然以皇代之其  
理不直其名不正固顯然矣又立寢廟于京  
師列昭穆之次更非宣帝因園為寢之比師  
丹言定陶共皇謚已前定不得復改而堅持  
立廟京師使臣下祭之為無主明前之失在  
私尊定陶共皇後之失乃以共皇而亂天子

宗廟鉅制也無主之言大義凜然及後王莽  
假經義以竊權既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  
勿修又墮廢共皇廟甚且掘傅太后丁太后  
冢奪其璽綬雖小人悖罔罪不容誅然其所  
以致之者可不思哉

右漢哀帝

平帝本紀孝平皇帝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  
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九月辛酉  
中山王即皇帝位元始元年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  
中山王

中山衛姬傳衛姬平帝母也配孝王生平帝孝王薨  
代為王哀帝崩無嗣迎立為帝莽懲丁傳行事以帝  
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廼更宗室



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

蕙田案平帝未立私親廟

右漢平帝

後漢書光武本紀建武三年正月辛巳立皇考南頓君以上四廟

張純傳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敘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

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祭祀志建武十九年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合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



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  
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  
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  
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  
侍祠

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  
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  
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  
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曾祖故追尊及

祠之

劉汝曰注案世數宣帝于  
光武猶是祖此多一曾字

文獻通考胡氏寅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  
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  
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

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  
四祠蔑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恩之謂既不聞  
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  
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  
豈可違而不守哉

右後漢光武帝

安帝本紀恭宗孝安皇帝諱祐肅宗孫也父清河王慶  
母左姬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  
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迎帝齋于  
殿中拜長安侯皇太后詔曰長安侯祐年已十三有成  
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于祐禮昆弟之子猶已子春秋  
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為  
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



五經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朕  
惟侯孝章皇帝世嫡皇孫宜奉郊廟今以侯嗣孝和皇  
帝後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農持節弔祭永初元年三  
月甲申葬清河孝王贈龍旂虎賁  
祭祀志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父清  
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清河孝王慶傳慶母宋貴人慶就國鄧太后以殤帝  
襁抱遠慮不虞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  
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  
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  
年薨永初元年太后崩有司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  
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

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大宗之義  
舊章不忘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  
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  
徒持節與大鴻臚奉冊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  
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  
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  
周衛比章陵復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蕙田案清河孝王雖加尊號崇奉陵廟然未  
立廟京師但嗣王奉祀于其國而已

右後漢安帝

質帝本紀孝質皇帝諱纘肅宗元孫曾祖千乘貞王伉  
祖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美人冲帝不豫大  
將軍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冲帝崩太后與冀定策禁中



丙辰迎帝入南宮丁巳封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

蕙田案質帝之不得追尊其父蔡邕以為偏于梁后及梁冀也

右後漢質帝

桓帝本紀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祖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匱氏翼卒帝襲為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與兄大將軍冀迎帝入南宮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匱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建和二年四月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為孝崇園貴人和平元年五月尊博園匱貴人曰孝崇皇后二年四月孝

崇皇后匱氏崩五月葬孝崇皇后于博陵延熹元年

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

河間孝王開傳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王後焉歲餘貶為都鄉侯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冊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顧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

祭祀志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

蕙田案桓靈祖父皆有廟名如祭祀志所言



則廟雖立仍不過以嗣王奉祠也

右後漢桓帝

靈帝本紀孝靈皇帝諱宏肅宗元孫也曾祖河間孝王  
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  
崩無子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持節至  
河間奉迎建寧元年正月庚子即皇帝位時年十二  
閏二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夏氏為孝元皇  
后考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 熹平三年六  
月封河間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河間孝王傳解瀆亭侯淑以河間王子封淑卒子萇  
嗣萇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  
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  
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萇為仁皇夫人董

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貞廟皆置令丞使司  
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  
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  
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祠

祭祀志桓帝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瀆侯即位  
亦追尊祖考

右後漢靈帝

蔡邕獨斷高祖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  
言帝非天子也孝宣繼孝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  
曰衛太子太子以罪廢及皇孫皆死宣帝起園陵長  
丞奉守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  
加尊號於祖父也世祖父南頓令曰皇考祖鉅鹿都  
尉曰皇祖曾祖鬱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春陵節侯



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陵以奉祀之而已至殤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子從清河王子即尊號依高帝尊父為太上皇之義追號父清河王曰孝德皇順帝崩冲帝無子弟立安樂王子是為質帝帝偏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冀未得尊其父而崩桓帝以蠡吾侯子即尊位追尊父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母匱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祖母妃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今上即位追尊父解瀆亭侯曰孝仁皇母董夫人曰孝仁后祖父河間敬王曰孝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

徐氏乾學曰受命之君追王先世固非奉藩稱臣者所可比蔡氏以太上皇與追崇諸皇相提並論似未協師丹之議

蕙田案漢之追尊本生父稱皇大抵依據太上皇之號爾然此號不可襲也宣帝以孫後祖但稱本生父曰皇考而已稱皇實始於哀帝追尊定陶共皇厥後安帝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桓帝父蠡吾侯曰孝崇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靈帝父解瀆亭侯曰孝仁皇祖曰孝元皇俱相繼起而漢人諱言哀帝但曰法宣帝是誣也惟哀帝既承大統又自以已為定陶共皇后廢前所立定陶王後安帝而下雖追尊本生祖父仍就王國奉祀不立廟京師非特法宣帝光武帝亦鑑於哀帝也蔡邕獨斷敘追號起於安帝豈不欲道哀帝之事與



三國魏志明帝紀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  
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以奉公義何得復  
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  
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共皇立  
廟京師又寵潘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罪  
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  
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  
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  
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  
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  
立皆不外尊

蕙田案明帝此詔大義卓然可法又案悼考  
曰皇考非直加以皇號也如定陶共皇之稱

乃為加以皇號然後世之追稱皇者諱漢哀  
帝之事而曰法宣帝又後人不得如古者之  
以皇考為通稱故是詔曰宣帝加悼考以皇  
也

右三國魏明帝論為後附

吳志孫皓傳元興元年八月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  
母何為太后

孫皓傳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至本國  
休薨皓即祚其年追謚父和為文皇帝改葬明陵置  
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  
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  
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珣營立寢堂  
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



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于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歔歔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

蕙田案終漢之世追尊本生父但稱皇至吳主皓始稱皇帝

右三國吳主皓附

晉書孝愍帝本紀孝愍皇帝諱鄴武帝孫吳孝王晏之

子也出繼後伯父秦獻王肅襲封秦王建興元年夏四月壬申即皇帝位

宋書禮志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志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

吳孝王晏傳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愍帝即位追贈太保

右晉愍帝

宋書禮志元帝泰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帝從之二漢此典棄矣

琅邪武王佑傳琅邪武王佑太康四年薨恭王覲立太熙元年薨子睿立是為元帝中興初以皇子哀為



琅邪王奉恭王祀哀早薨更以皇子煥為琅邪王其  
日薨復以皇子昱為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  
成帝又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  
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  
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祚琅邪王無嗣  
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道子後為會稽王  
更以恭帝為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

右晉元帝

南齊書明帝本紀高宗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也隆  
昌元年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為第三子建  
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十一月乙酉追尊始安  
貞王為景皇帝妃為懿后建武二年五月甲午寢廟成  
始安貞王道生傳建武元年追尊為景皇帝妃江氏

為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

右齊明帝

陳書世祖本紀世祖文皇帝始興昭烈王長子也永定  
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遺詔徵世祖入纂即皇帝位八  
月庚戌封皇子伯茂為始興王奉昭烈王後

高宗本紀高宗孝宣皇帝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天康  
二年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廢帝為臨海王以高宗  
入纂天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立皇子南中郎  
將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隋書禮儀志陳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  
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  
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陳書始興王傳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也



初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于梁世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追贈義興郡公謚曰昭烈高祖受禪改封始興郡王王生世祖及高宗高宗以梁承聖未遷於關右至是高祖遙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是月世祖入纂帝位時高宗在周末還世祖以本宗乏饗其年十月詔徙封嗣王頊為安成王封第三子伯茂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

右陳文帝宣帝

北魏書彭城王傳彭城王勰永平元年薨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蕙田案以藩王入繼大統而追崇所生祔主

太廟并黜廟中已祔之主降稱伯考實自北魏孝莊始魏收曰高祖不祀武宣享廟三后降鑿福祿固不永矣誠哉是言也臨淮諫諍事詳見廟制門

右北魏孝莊帝

前廢帝廣陵王紀前廢帝廣陵王宇之子也莊帝崩爾朱世隆等奉王東郭之外行禪讓之禮普泰元年九月癸巳追尊皇考為先帝皇妣王氏為先太妃

右北魏廢帝

出帝紀出帝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中興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疎屬請遜大位齊獻武王與百寮會議僉謂高祖不可無後乃共奉王戊子即帝位泰昌二年正月丁巳追尊皇考為武穆帝皇太妃馮氏為武穆



后皇妣李氏為皇太妃

右北魏出帝

五代史唐本紀天成二年十二月丙午追尊祖考為皇帝高祖聿廟號惠祖曾祖教廟號毅祖祖琰廟號烈祖考廟號德祖立廟於應州

馬縞傳縞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頊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珪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為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

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為皇帝曾高為皇宰相鄭珪合羣議奏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

文獻通考馬氏端臨曰案莊宗以沙陀為唐之嗣明宗又以代北狄裔為莊宗之嗣故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而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右後唐明帝

宋史英宗本紀治平三年正月丁丑皇太后下書中書門下封濮安懿王宜如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氏韓氏任



四頁  
氏皇帝可稱親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詔遵慈訓  
以瑩爲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如皇  
太后旨辛巳詔臣民避濮安懿王諱以王子宗懿爲濮  
國公

濮安懿王傳濮安懿王允讓慶歷四年封汝南郡王  
嘉祐四年薨追封濮王謚安懿仁宗在位久無子乃  
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爲  
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  
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  
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  
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案儀禮喪服爲人  
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  
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謂

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  
二斬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禮尊  
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  
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  
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  
以爲聖朝法况前代人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  
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  
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  
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  
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  
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逝並封太夫人



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  
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  
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  
中書又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勅出繼之子於所繼  
所生皆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  
議稱濮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  
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  
是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  
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  
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便自  
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  
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  
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

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  
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  
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  
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  
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  
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  
納御史勅告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抵以爲前詔稱  
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塋爲園即追崇之意未  
已英宗命閣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  
而濮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二年詔以濮安懿王三夫  
人可並稱王夫人云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司馬光傳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  
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  
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  
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  
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  
即命吏其以手藁為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  
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

彭思永傳治平中召為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  
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  
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是仁宗為皇考而濮王于屬  
為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  
變也陛下為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  
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  
大孝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濮國太王祭告

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  
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  
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  
果

蕙田案伊川程子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疏  
見徐氏讀禮通考不重載

又案濮議此二奏盡之後廷論紛爭皆歐陽  
公為人後議發之耳

歐陽修傳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  
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  
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  
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  
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



同

趙瞻傳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要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二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英宗曰朕意已決無容宣

告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

傅堯俞傳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為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堯俞拜疏求罷遂出知和州

呂誨傳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



誨引義固爭七上章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  
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  
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  
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  
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  
報

范純仁傳治平中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純仁  
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  
異宜如王珪等議

呂大防傳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  
為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寔  
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懿之稱

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為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  
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  
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  
所以結天下之心也

范鎮傳中書議追尊濮王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  
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  
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奪大宗之統也今陛下  
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  
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

司馬光再上濮安懿王典禮議向詔羣臣議濮安懿  
王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  
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詞而政府之意  
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詞飾說惑誤聖德政府言儀



禮本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同昭穆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于祖父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

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必不謂濮王為父而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

朱子語錄有問濮議曰歐陽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公議是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安懿王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然不可且如今有人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如此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



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  
又問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年有父母之稱濮  
議引此爲證欲稱皇考當時雖以衆人爭之得止而  
至今士大夫猶以爲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爲  
其父母別無稱呼只得如此也

黃氏日鈔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  
方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  
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  
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  
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  
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  
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  
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稱

兩父母也况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耶永  
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日知錄顧氏炎武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  
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  
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  
考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  
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  
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

蕙田案宋濮王典禮司馬公王公程子之論  
正矣其啓盈庭之言久而不決者歐陽公爲  
人後議實有以致之當時攻斥者不遺餘力  
皆以死生去就爭之英宗亦曰是中書過耳  
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嗚呼是可見天理



之當然人心之同然也夫禮之立後重大宗也大宗祖之統也大宗不可絕尊祖也尊祖則小宗不得有其子而後大宗後大宗則繼其祖之統而非止為其所後之嗣也既繼其統則繼其嗣繼其嗣則不貳斬不貳斬則不得有二父故降其父母期則同於世父叔父矣世父叔父亦父道也故曰兄弟之子猶子其去子一間也特尊無二上爾司馬公王公程子之議其義固如是也宗法大夫別子之禮也而况有國乎况天子為天地社稷生靈之主乎故漢王不稱考而後尊祖之統定尊祖之統定而天下後世之為父子者定當時乃以稱伯父為無據豈篤論乎歐公執禮

經之文義而曲詞以說之其不足協人心必矣故列序正史及諸家正說而歐公為後或問附焉至曾子固為人後議及持兩端之論者皆不錄

附歐陽氏修為後或問上篇曰為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于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為人後者降其父母三年之服以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若于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制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後者于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為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耳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耳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耳屈于此以伸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為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于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替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于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可兩得勢有不可兩遂為子于此則不能為子于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



儒之說也乃眾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眾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于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于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于所後為兄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甚矣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于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于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齊衰為義服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于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之故降其服于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于其心示于所生之恩不得絕于心也則今人之為禮比于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戴氏震曰皇伯考之稱歐陽公以為無據而據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文禮云為其父母本屬辭窮且著書者立言之體非為人後者口稱於尊長前也由是

言之直稱皇考與稱皇伯考同為無據兩者於經既無據當以至情大義斷之宋英宗與趙瞻言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司馬溫公言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令陛下為皇子則必不謂濮王為父而為伯當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此以至情大義斷之濮王不可稱皇考據英宗之言為定當稱皇伯考據溫公之言為定無論古人有皇伯考之稱與否况後世稱謂之辭古人未有者多矣如惇於至情大義雖古有而不可襲用如合於至情大義雖古未有而不方則革從宜至情大義本也株守典故末也檀弓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一言斷之此情合義豈嘗援典故舊文乎哉歐陽公之論泥



矣

觀承案濮議諸人皆君子也但所見各有偏處一時遂如水火溫公專重承統之義而未嘗謂宜薄其所生歐公雖据禮經之文而未嘗謂宜亂其所統但以皇伯考之稱畢竟無稽故欲正其名耳諸公無以折之趙瞻則謂禮文乃詞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義然既曰詞窮可知理屈既云直書豈容曲諱哉况本生父母非去婦出母之比又何擬人不於其倫乎愚意英宗賢君不似明世宗之剛愎自用苟斟酌至當無不允行惜程子大賢其代彭思永奏議亦欲改稱皇伯考卒至王陶擊韓公蔣之奇擊歐公遂無收煞而濮王亦歸

於兩無所稱而已也自今觀之其於仁宗稱考稱子一如父子相繼之常固為定典彼此原無別議而於濮園則當稱本生考濮國大王而不稱皇自稱降服子皇帝某而書名則既不蔑所生亦不亂所統豈不恩義兩全名實俱正而可為萬世為人後者大公至正之常法也乎

右宋英宗

宋史孝宗本紀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諱令諱生子偁是為秀王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青杉牖之官舍命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詔選太祖之後



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於禁中三年賜名瑗十三年九月秀王歿于秀州用廷臣議聽解官行服三十年立為皇子更名瑋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昀乙亥內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

秀王子偁傳安僖秀王子偁秦康惠王之後高宗族兄也子伯琮生後被選入宮是為孝宗累官左朝奉大夫紹興十三年致仕明年卒于秀州時孝宗為普安郡王疑所服詔侍從臺諫議秦熺等請解官如南班故事普安亦自請持服許之孝宗受禪稱皇伯園廟之制未備紹熙元年始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廟如濮王故事仍班諱

光宗本紀紹熙元年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班安僖王諱七月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行在

禮志秀安僖王廟紹熙元年三月詔秀王襲封等典禮禮部太常寺乞依濮安懿王典禮避秀安僖王名一字詔恭依乃置園廟四月詔皇伯滎陽郡王伯圭除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以奉王祀

汪應辰傳三十二年建儲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

唐文若傳上將內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黃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

蕙田案考宗事同濮王而稱皇伯當時無一



人言者蓋久而上下志定矣

右宋孝宗

理宗本紀理宗皇帝太祖十世孫父希璪追封榮王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於邑中虹橋里第是時寧宗弟沂靖惠王亮無嗣以宗室希璪子賜名均為沂王後尋改賜名貴和嘉定十三年八月景獻太子卒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遂以十四年六月丙寅立貴和為皇子改賜名竑而以帝嗣沂王賜名貴誠十七年八月寧宗違豫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帝崩於福寧殿彌遠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命子的嗣皇帝位  
端平元年正月丙寅詔太師中書令榮王已進王爵宜

封三代曾祖子奭贈太師吳國公祖伯盱贈太師益國公父師意贈太師越國公

右宋理宗

度宗本紀度宗皇帝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邸理宗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寶祐元年正月庚辰詔立為皇太子改賜今名五年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十一月加封嗣榮王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

右宋度宗

蕙田案理宗度宗追尊所生曰王曰節度使蓋蓋謙矣而當時後世不聞以為薄者濮議諸臣排折政府之力也事久論定豈非人心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  
之公天理之正哉乃後人猶有袒歐陽之說者其亦冷褒段猶之流也夫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葆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六

私親廟

遼史世宗紀世宗皇帝讓國皇帝長子母柔貞皇后蕭氏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於藥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改大同元年為天祿元年追謚皇考曰讓國皇帝

義宗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天顯元年從征渤海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主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



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見疑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為晉主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於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陵曰獻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五子長世宗

右遼世宗

金史熙宗本紀熙宗皇帝太祖孫景宣皇帝子母蒲察

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杲薨太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諳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刺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於太宗者再三廼從之四月庚午詔曰爾為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為諳班勃極烈其無自謂冲幼狎於童戲惟敬厥德諳班勃極烈者太宗嘗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議為儲嗣故以是命焉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二月乙巳追謚太祖后唐括氏曰聖穆皇后裴滿氏曰光懿皇后

景宣帝傳景宣皇帝諱宗峻太祖第二子母曰聖穆皇后唐括氏太祖元妃宗峻在諸子中最嫡太祖崩帝與兄宗幹率宗室羣臣立太宗天會二年薨熙宗



即位追上尊謚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改葬興陵海陵弒立降熙宗為東昏王降帝為豐王世宗復尊熙宗廟謚尊帝為景宣皇帝子合剌常勝查剌合剌是為熙宗

右金熙宗

世宗本紀世宗皇帝太祖孫睿宗子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於上京海陵正隆六年十月丙午告於太祖廟即皇帝位丁未大赦改元大定十一月甲申追尊皇考幽王為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

睿宗紀睿宗皇帝諱宗堯太祖征伐諸子皆總戎旅惟帝在帷幄天輔十三年薨年四十陪葬睿陵追封潞王謚襄穆皇統六年進冀國王正隆二年追贈太

師上柱國改封許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謚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

右金世宗

元史武宗本紀武宗皇帝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母曰興聖皇太后弘吉剌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十一年春成宗崩五月甲申皇帝即位于上都是日追尊皇考曰皇帝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六月丁酉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左丞相塔剌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帝嗣登寶位詔追尊皇考為皇帝皇考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皇帝祔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序祔廟為宜今擬請謚皇考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



皇帝廟號成宗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弘吉刺氏失憐答里宜謚曰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室制曰可

順宗傳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諱答刺麻八刺裕宗第二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刺氏至元初裕宗為燕王答刺麻八刺生於燕邸二十二年裕宗薨答刺麻八刺以皇孫鍾愛兩宮優其出閣之禮二十八年始詔出鎮懷州明年薨年二十有九子三人長曰阿水哥封魏王郭出也妃所生者曰海山是為武宗曰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為仁宗大德十一年秋武宗即位追謚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祔享太廟

右元武宗

泰定帝本紀泰定皇帝顯宗甘麻刺之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顯宗以長孫封晉王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於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封是為嗣晉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遇弒癸巳即皇帝位十二月戊辰請皇考皇妣謚於南郊皇考晉王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皇妣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

顯宗傳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諱甘麻刺裕宗長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刺氏封梁王改封晉王大德六年薨子三人曰也孫帖木兒曰松山曰迭里哥兒不花王薨後十年仁宗即位謚王獻武又十一年英宗遇弒也孫帖木兒以嗣晉王即皇帝位追尊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祔享太室又六年文宗即位乃毀其廟室



明史世宗本紀世宗皇帝憲宗孫也父興獻王祐杭國安陸正德十四年薨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無嗣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定策以遺詔迎興王於興邸即皇帝位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王封號秋七月壬子進士張璁言繼統不繼嗣請追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初禮臣議考孝宗改稱興獻王皇叔父援宋程頤議濮王禮以進不允至是下璁奏命廷臣集議楊廷和等抗疏力爭皆不聽冬十月己卯朔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為興獻后

睿宗傳睿宗興獻皇帝祐杭憲宗第四子母邵貴妃成化二十三年封興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已改安

陸正德十四年薨謚曰獻王薨二年而武宗崩召王世子入嗣大統是為世宗禮臣毛澄等援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考孝宗改稱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王妃為皇叔母帝命廷臣集議未決進士張璁上書請考興獻王帝大悅會母妃至自安陸止通州不入帝啟張太后欲避天子位奉母妃歸藩羣臣惶懼太后命進王為興獻帝妃為興國后璁更為大禮或問以進而主事霍韜桂萼給事中熊浹議與璁合帝因諭輔臣楊廷和蔣冕毛紀帝后加稱皇廷和等合廷臣爭之未決嘉靖元年禁中火廷和及給事中鄧繼曾朱鳴陽引五行五事為廢禮之證乃輟稱皇加稱本生父興獻帝尊園曰陵黃屋監衛如制設祠署安陸歲時享祀用十二邊豆樂用八佾帝心終未慊三年加



稱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  
聖皇太后建廟奉先殿西曰觀德殿祭如太廟七月  
諭去本生號九月詔稱孝宗皇伯考稱獻皇帝曰皇  
考璉等既驟貴干進者爭以言禮希上意百戶隨  
全錄事錢子勲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禮部尚書  
席書議高皇帝不遷祖陵太宗不遷孝陵蓋其慎也  
小臣妄議山陵宜罪工部尚書趙璜亦言不可乃止  
尊陵名曰顯陵明年修獻皇帝實錄建世廟於太廟  
左六年以觀德殿狹隘改建崇先殿七年命璉等集  
明倫大典成加上尊謚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  
帝親製顯陵碑封松林山爲純德山從祀方澤次五  
鎮改安陸州爲承天府十七年通州同知豐坊請加  
尊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九月加上尊謚知天守

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  
祔太廟位次武宗上明堂大享奉主配天罷世廟之  
祭四十四年芝生世廟柱復立玉芝宮祀焉穆宗立  
乃罷明堂配享初楊廷和等議封益王次子崇仁王  
厚炫爲興王奉獻帝祀不允興國封除

嘉靖元年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命稱孝宗皇考慈壽皇  
太后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三月戊午上興獻后  
曰興國太后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楊  
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况迫  
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  
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  
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



鄭佐相繼上言鬱攸之灾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灾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與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先是司禮監傳諭與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冊文稱長子本生父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陸上與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與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署子名

明會典慶源殿嘉靖元年命安陸州官以四孟及朔望致祭於家廟四孟邊豆牲牢俱如太廟之儀朔望常祭如奉先殿之儀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邊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

明史楊廷和傳先是武帝崩廷和草遺詔言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



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  
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  
嗣皇帝位非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  
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  
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  
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  
與獻妃未幾命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書毛澄曰是足為據宜尊孝  
宗曰皇考稱獻王為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為皇叔  
母興國太妃自稱姪皇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  
為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進士張璠  
與侍郎王纘言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纘微言之廷  
和恐其撓議改纘官南京五月澄會廷臣議上如廷

和言帝不悅然每召廷和從容賜茶慰諭欲有所更  
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冕  
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  
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理義之正可為萬世法至興  
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王嗣繁衍仍以第二子  
為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為親王則天理人情兩  
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  
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  
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  
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  
澄等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璠上疏謂當  
繼統不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  
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五世  
無何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  
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禮謂為所後者為父母而  
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  
名也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  
議帝不聽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  
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獻帝后為皇廷和言漢宣  
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  
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  
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  
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請斥罷廷臣諍  
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稱孝宗為皇  
考慈聖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  
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

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  
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為薄謫道嘉以安廷  
和然意內移矣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為皇伯考

毛澄傳世宗踐祚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  
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  
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  
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  
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  
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  
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司馬  
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  
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於義未當乃立  
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



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  
 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  
 曰皇伯叔父某國太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  
 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  
 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  
 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  
 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  
 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  
 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  
 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  
 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  
 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  
 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

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  
 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  
 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  
 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  
 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  
 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為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  
 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  
 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  
 而並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  
 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况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  
 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  
 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  
 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



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上魏明  
帝詔書當是時帝銳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璪復  
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八  
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疏議曰先王制禮  
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  
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  
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憚復留中  
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  
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  
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  
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  
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  
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

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  
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璪復進大禮或  
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  
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為帝  
妃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  
愚已盡於前疏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於  
情合乎情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  
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  
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  
尊為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之  
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  
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  
皆不允



嘉靖三年正月丙戌南京主事桂萼請改稱孝宗皇伯  
考下廷臣議夏四月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

三年夏四月癸丑追尊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  
帝辛酉編修鄒守益請罷興獻帝稱考立廟下錦衣衛  
獄五月乙丑蔣冕致仕修撰呂柟言大禮未正下錦衣  
衛獄丁丑遣使迎獻皇帝神主於安陸六月御史段續  
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惠上為人後解  
鴻臚少卿胡侍言張聰等議禮之失俱下獄秋七月乙  
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戊寅廷臣伏闕  
固爭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衛獄癸未  
杖馬理等於廷死者十有六人甲申奉安獻皇帝神主  
於觀德殿己丑毛紀致仕辛卯杖修撰楊慎檢討王元

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於廷原  
死慎等戍謫有差九月丙寅定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  
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汪俊傳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  
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為禮部尚書是  
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  
議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  
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  
明矣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  
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  
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  
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  
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當不



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芻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芻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璠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

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後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微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王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



五言  
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  
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  
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  
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案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  
皇帝爲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  
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  
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  
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  
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以  
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  
孫世世獻享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  
無窮至情矣帝仍命導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  
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

鵬署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

吳一鵬傳世宗踐祚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  
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趣  
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  
間有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  
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  
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  
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  
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  
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况  
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  
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  
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



子稱諸王曰王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璉等法司案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踰月手勅名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遂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為恭穆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

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其觀德殿中則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復爭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請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為不經謹案春秋以受命為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為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



蔣冕傳大禮議起冕固執為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璠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為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祚皆指宗祀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為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

帝為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思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清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

蕙田案明大禮議發端持正莫如楊廷和毛



澄斟酌盡善莫如汪俊吳一鵬蔣冕皆侃侃  
不阿據經證史堪與宋程子司馬公之言並  
立不刊

鄒守益傳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  
守益疏諫忤旨被責踰月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  
之恩屢下羣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昔曾  
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簣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  
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  
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  
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且羣臣援經證古欲陛下專  
意正統此皆為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  
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  
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

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望  
陛下不吝改過帝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  
何孟春傳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  
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  
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  
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  
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  
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  
者也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  
必以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  
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  
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  
不可以二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  
故也臣伏觀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誠於獻王  
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  
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  
孝宗傳至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  
天性至情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  
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  
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為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  
非臣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  
為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  
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  
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璪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  
璪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為朋黨孟春

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辨折璪疏入留中  
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  
臣各具疏爭並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  
春倡言於眾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殿爭慈懿皇太  
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  
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  
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  
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  
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  
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  
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  
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禴寺丞袁宗  
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



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惟聰姚涑張衍慶編修  
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鈇  
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有  
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蕢毛  
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灏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  
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  
史則王時柯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  
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  
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  
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司  
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  
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鷗司  
務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郎中王待顯唐昇賈繼

之楊易楊淮胡宗伯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  
郎申良鄭漳顧可久晏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  
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  
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邱其仁祖琚張希  
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  
中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深  
主事張鏗豐坊忤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  
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  
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鏞  
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  
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我詹潮胡璉范錄  
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  
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



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  
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  
珊員外郎金廷瑞范總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騮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母  
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暉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  
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  
順門帝命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  
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  
執爲首者於是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陶滋相  
世芳母德純八人並繫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  
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  
千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  
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謫戍

〔豐熙傳〕大禮議起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璫桂萼  
爲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  
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立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  
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帝謚冊熙等疏諫曰大禮  
之議頒天下三年矣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  
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陛  
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  
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  
不得命

〔石珪傳〕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珪抗疏  
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珪與毛紀助之無何大  
禮議定紀去位珪復諫曰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  
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踈賤讒佞小人輒行離



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  
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  
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  
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  
悅戒勿復言

朱希周傳是時張璫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  
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  
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  
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  
為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  
親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  
議

徐文華傳時方議興獻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

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  
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  
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  
全無害也疏入再命奪俸

薛蕙傳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璫桂萼等相  
持不下蕙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及撰璫萼所論七  
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  
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為人後之義坦然  
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  
悉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逞小慧騁夸詞可謂  
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案  
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  
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



五十八  
為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德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重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案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

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偽立是人也是聖人偽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為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三  
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為後世禍矣夫禮為  
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為之立後  
至於小宗不為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  
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  
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  
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  
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  
得統而繼之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  
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  
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  
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  
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  
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

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  
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  
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  
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  
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  
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  
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  
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  
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  
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  
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貫出  
之奪俸三月

蕙田案薛辨繼統不繼嗣最精



楊慎傳少師廷和子也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  
召為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  
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  
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  
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  
安磐傳世宗踐祚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  
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  
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  
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帝驛召席書桂萼等  
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  
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  
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  
自相矛盾者也不聽

鄭本公傳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  
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為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  
御之日則為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  
立廟大內實為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  
去一國之祀而託享於大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  
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  
獻帝將感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  
嘉靖四年五月庚辰作世廟祀獻皇帝

楊言傳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爭不聽言復  
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  
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  
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  
也欲襲世宗名舛矣如以獻帝為自出之帝是前無



五章  
祖以獻帝為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既  
罪醫士劉惠之言今乃納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  
之議今乃拂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

嘉靖四年十二月辛丑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五年九月己亥章聖皇太后有事於世廟冬十月辛亥  
朔親享如太廟禮

石珪傳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璉桂  
萼力主之禮官劉龍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為言帝不  
報趣具儀珪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  
臣竊以為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  
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  
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  
入况后妃乎璉輩所引廟見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

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  
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  
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有  
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  
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  
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順  
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愠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六年費宏等定議世廟樂舞止  
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  
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再議大學士楊一  
清賈詠崔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  
文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世廟  
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闕典張璉獨上言王制有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為天子尊獻王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王在藩封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國朝典彙嘉靖十四年正月諭大學士李時等曰世廟迫近河水今擬重建於太廟左方命於太廟東南隙地相度二月初建九廟

嘉靖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成頒示天下癸卯定議禮諸臣罪追削楊廷和等籍七月己卯追尊孝惠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為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為章聖慈仁皇太后

十年十二月戊子御史喻希禮石金因修醮請宥議禮諸臣罪下錦衣衛獄

十五年冬十月己亥更定世廟為獻皇帝廟

十七年六月丙辰定明堂大饗禮九月辛巳上太宗廟號成祖獻皇帝廟號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辛卯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以睿宗配

四十四年六月甲戌芝生睿宗原廟柱告廟受賀遂建玉芝宮冬十一月戊申奉安獻皇帝后神主于玉芝宮禮志獻皇帝廟嘉靖二年四月始命興獻帝家廟享祀樂用八佾初禮官議廟制未決監生何淵上書請立世室於太廟東禮部尚書汪俊等皆謂不可帝諭奉先殿側別立一室以盡孝思禮官集議言為本生父立廟大



內古所未有唯漢哀爲定陶共王建廟京師不可爲法  
詹事石琚等亦言不可不聽葺奉慈殿後爲觀德殿以  
奉之四年四月淵已授光祿寺署丞復上書請立世室  
崇祀皇考于太廟禮部尚書席書等議天子七廟周文  
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穆之上獻皇帝追  
稱帝號未爲天子淵妄爲諛詞乞寢其奏帝令再議書  
等言將置主於武宗上則武宗君也分不可僭置武宗  
下則獻皇叔也神終未安時廷臣於稱考稱伯異同相  
半至議祔廟無一人以爲可者學士張璠桂萼亦皆以  
爲不可書復密疏爭之帝不聽復令會議乃準漢宣故  
事於皇城內立一禰廟如文華殿制邊豆樂舞一用天  
子禮帝親定其名曰世廟五年七月諭工部以觀德殿  
窄隘欲別建於奉先殿左尚書趙璜謂不可不聽乃建

於奉先之東曰崇先殿十三年命易承天家廟曰隆慶  
殿十五年以避渠道遷世廟更號曰獻皇帝廟遂改舊  
世廟曰景神殿寢殿曰永孝殿十七年以豐坊請稱宗  
以配明堂禮官不敢違集議者久之言古者父子異昭  
穆兄弟同世數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  
同居昭位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遂奉獻皇帝祔太  
廟二十二年更新太廟廷議睿宗孝宗並居一廟同爲  
昭帝責諸臣不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  
請遷皇考廟于穆廟首以當將來世室與成祖廟並峙  
右贊善郭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止立四親廟  
而祧孝宗武宗以禮臣斥其妄而止二十四年六月新  
太廟成遂奉睿宗於太廟之左第四序躋武宗上而罷  
特廟之祀四十四年以舊廟柱產芝更號曰玉芝宮定



日供時享儀穆宗初因禮臣請乃罷時享及節序忌辰  
有事奉告之祭但進日供而已隆慶元年禮科王治請  
罷獻皇祔廟而專祀之世廟章下所司萬歷九年禮科  
丁汝謙請仍專祭王芝宮復奉宣宗帝后冠服於太廟  
帝責汝謙妄議謫外任天啟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奏  
祧廟議言睿宗入廟世宗無窮之孝思也然以皇上視  
之則遠矣俟光宗升祔時或從舊祧或從新議蓋在孝  
子固以恩事親而在仁人當以義率祖章下禮部卒不  
能從

蕙田案春秋書躋僖公左氏曰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公羊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  
而後祖也三傳同辭目為逆祀聖人惡之矣  
古者之斷乎是有二其一曰諸侯不敢祖天

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曰庶子不繼祖與禰曰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曰公子不得禰先君曰族人不  
得以其戚戚君曰旁期之服諸侯絕此君臨  
臣臣奉君之道也非是則不可以國其一曰  
為人後者為之子在天子諸侯雖繼弟繼兄  
之子昔嘗君道臨乎已而北面事之孰敢不  
為臣子此亦臣子之分而重大統之義也非  
是則人懷覬覦之心漢哀帝躬承大統而又  
以已後定陶共王明世宗躬承大統而又以  
已後興獻王在大夫宗法且不可以貳其失  
審矣况加孝宗以皇伯絕其統也躋興獻於  
武宗之上又逆祀也聰孽之罪何誅



右明世宗

蕙田案宗法為後所以繼嗣而重大宗也禮  
繼嗣者必擇同宗昭穆相當者而立之故曰  
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期此嗣立之常  
法雖百世不易蓋為後即為子也為子則所  
生父稱之曰伯叔父可也先儒之論曰設所  
後父與所生父並坐一室而子立其側稱所  
後父曰父自不得又稱所生父曰父宜改稱  
伯叔父明矣改稱辨嫌也推存例亡並用是  
道也古宗法專為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設推  
大夫禮未嘗不可至於天子諸侯故文略而  
義備由漢已後外藩承統朝臣相與力競者  
莫如宋濮議明大禮集議宋英宗之後仁宗

也即考仁宗故不當考濮王明世宗之後武  
宗也上考孝宗故不當考興獻王惟宣帝光  
武皆不加帝號於祖父揆諸古義近矣光武  
上承孝元重繼統之義也若夫以叔父繼兄  
子如唐宣宗之立為皇太叔即位於柩前視  
前嗣立之法又變晉元帝詔曰吾雖上繼世  
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  
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  
親獻元帝繼愍帝為君不同嗣立而是詔于  
禮則合矣綜而論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大  
倫有定是故藩王繼統如所後而昭穆相當  
也則父其所後如所後者而昭穆不相當則  
以臣道奉其所後之帝臣道即同子道而不



必定泥於父母之稱及乎祔廟其或如古之  
九廟則以其班祔昭穆之廟在廟之中同堂  
異室以先後爲序同堂則昭穆之倫也先後  
則君臣之分也昭自爲昭穆自爲穆但以昭  
穆分世次不以昭穆爲尊卑其或如後世之  
廟制也則專以繼立之先後爲序臣必不可  
先君猶之子必不可先父其義一也天下之  
正統斷然以君臣爲重也然而古今持議每  
在追尊生父稱號立廟之際夫尊卑踈戚之  
屬既有不同而本生伯叔父之稱可以義起  
如宋英宗于濮王仁宗以兄弟之子育之宮  
中則稱以伯父可也必欲以考稱之則薄矣  
明世宗于獻王既遵祖訓兄終弟及之義則

考孝宗而稱獻王以叔父可也必欲以考稱  
之則私矣漢宣帝以兄孫入繼既不可以考  
昭帝又不可以直考史皇孫則于所祭之地  
祝辭稱皇考而公言之曰本生皇考可也必  
欲稱伯叔考則嫌于無考矣此皆禮之權而  
可以義起者宋范鎮言于英宗曰凡稱帝若  
考若寢廟者皆非是此則禮之大經不可不  
秉而昔之大儒名臣所守死以爭之其義炳  
若日星焉又惡可以隨時假借乎哉







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注厭厭而已不成其為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

之也注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注言祭殤之禮有于陰厭之者有于陽厭之者

馬氏彥醇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于陰者宗子之殤

而無後者厭于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

尊矣則以特牲即于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

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

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成

人者從祖祔祭而已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

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孔子更為辯云

若宗子為殤而死以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

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同昭穆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

不以父服服之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也云不序昭穆者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其吉祭特

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用特牲者尊宗子

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于尸者陰

厭者是宗子而殤祭之于與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疏此宗子殤死祭于祖

廟之與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

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註云小

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

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庶弟

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不可

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熊氏曰殤與無後者祔祔與除服一

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除服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

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

子人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于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為壇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于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

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疏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于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于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于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于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于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于宗子祖廟一是諸父無後祭之當于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

蕙田案王下祭殤禮于經無見曾子問所言



特士禮耳然以士禮推之曰陰厭曰陽厭則王之祭宗子殤其亦在廟乎疏昆弟之子祭之當于宗子父廟從父昆弟祭之當于宗子祖廟是雖指凡殤而言然適子之殤其不得別立廟也審矣凡殤不可無祭而况宗子乎况承天下社稷之重者乎禮陰厭主奧重大宗也祧則同祧為親盡也王下祭殤之禮可知也已

右王下祭殤

吳志孫登傳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是歲立登為太子立凡二十二年三十三卒謚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

廣陵

晉書惠帝紀永熙元年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元康九年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適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三月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適于許昌夏四月甲午追復故皇太子位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永寧元年正月乙亥趙王倫篡帝位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癸酉倫害濮陽王臧乘輿反正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

懷帝本紀永嘉元年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元帝紀太興三年五月景寅孝懷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

禮志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



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祠部郎中徐邈議太子太孫陰室  
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  
食之孫與之俱毀

愍懷太子傳愍懷太子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  
人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元康九年十二月廢太子為  
庶人明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合  
巴豆杏仁丸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時  
年二十三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冊復太  
子諡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三子彰臧尚並與  
父同幽金墉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立為皇太孫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

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諡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  
立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諡曰冲太孫

杜氏通典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  
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  
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  
禮三廟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  
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  
之身未准大夫祭用七禮按會稽王嗣子即簡文帝  
長子博士沈寂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  
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  
後迎繼嗣之身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  
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博士



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為行廟告于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禪冕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于靈後迎繼嗣之身庾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為例

南齊書禮志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梁書昭明太子傳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薨歛以衮冕謚曰昭明

五月庚寅葬安寧陵

哀太子傳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太清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

愍懷太子傳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承聖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為魏人所害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蕙田案自魏以前太子之薨立廟與否不可得稽晉則祔于太廟陰室元太常博士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



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然則立廟奏樂其始于齊梁間歟

北魏書恭宗紀恭宗景穆皇帝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為皇太子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東宮賜謚曰景穆

唐書孝敬皇帝傳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詔曰太子櫻沈瘵疾朕須其痊復將遜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結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謚為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子禮帝自制睿德紀刻石陵側妃薨謚哀皇后無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詔以主祔太廟號義宗開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廟東都以謚名廟詔可于是罷義宗廟

蕙田案父在子沒追謚為帝此高宗獨創之制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文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為一廟呼為七太子廟以便于祀享其後又有玄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

蕙田案七太子章懷節愍懿德惠莊惠文惠宣及隱太子也此云惠文宣恐有脫字元宗子靜德太子亦當作靖恭太子

通典大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人立事于代而寢廟相屬獻裸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



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  
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  
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  
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  
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  
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  
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臣詳議奏聞駕部員外  
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允殞身  
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  
將來昔姬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  
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  
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則太子  
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

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  
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  
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  
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非漢恩求枉者深所  
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  
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  
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  
稟殊恩式創陵寢一著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  
絕悼往推恩者歟况漢置戾園晉循虞祀書稱咸秩  
禮紀百神紛綸葳蕤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  
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  
蘩亦猶生者之開茆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  
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別郡之榮豈必



音五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有功于人立事于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  
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  
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  
三年七月勅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  
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  
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  
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  
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  
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  
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  
儀

唐書陳貞節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  
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

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祠以  
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于人而  
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聲登歌所以頌功  
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  
非度耶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  
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祀典古者別子爲祖故  
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  
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  
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  
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  
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  
遠祖尚不爲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蕃誰不曰然  
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



錫蘋繁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  
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于上伯祖也服  
總章懷伯父也服菴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  
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  
其言于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他如舊

舊唐書音樂志享隱太子廟樂章六首

貞觀中撰

迎神用誠和 道闕鶴關運纏鳩里門集大命俾歆

嘉祀禮亞六瑚誠殫二簋有誠顛若神斯戾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歲肇春宗乾開震長瑤山既

寂戾園斯享玉肅其事物昭其象絃誦成風笙歌合

響

迎俎用雍和 明典肅陳神居遂起春伯聯事秋官

相禮有來雍雍登歌濟濟緬惟主曾庶歆芳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三縣已判歌鐘列六

佾將開羽鉞分尚想鷺飛來蔽日終疑鶴影降凌雲

武舞用凱安 天步昔將開商郊初欲踐撫戎金陣

廓貳極瑤圖闡鷄戟遂崇儀龍樓期好善弄兵隳震

業啟聖隆祠典

送神用誠和

詞同迎神

又隱太子廟樂章二首

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出

迎神 蒼震有位黃離蔽明江充禍結戾據災成銜

寃昔痛贈典今榮享靈有秩奉樂以迎

送神 呈情悼往祀儀增設鐘鼓鏗鏗羽旄昭晰掌

禮云備司筵告徹樂以送神靈其鑒闕

章懷太子廟樂章六首

神龍初作

迎神第一 姑洗 副君昭象道應黃離銅樓備德玉裕



成規仙氣靄靄靈從師師前驅戾止控鶴來儀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 蕤賓羽 忠孝本著羽翼先成寢門  
昭德馳道為程幣帛有典容衛無聲司存既肅廟享  
惟清

迎俎及酌獻第三大呂羽 通三錫允明兩承英太山比  
赫伊水聞笙宗祧是寄禮樂其亨嘉辰薦俎以發聲  
明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羽籥崇文禮以畢干  
鉞奮武事將行用捨由來其有致壯志宣威樂太平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綠林熾炎歷黃虞格有苗沙塵驚  
塞外帷幄命嫖姚七德干戈止三邊雲霧消寶祚長  
無極歌舞盛今朝

送神第六詞同 隱廟

懿德太子廟樂章六首神龍初作

迎神第一姑洗宮 甲觀昭祥畫堂昇位禮絕羣后望尊

儲貳啟誦慙德莊丕掩粹伊浦鳳翔緱峰鶴至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 蕤賓羽 譽闡元儲寄崇明兩玉裕

雖晦銅樓可想絃誦輟音笙歌罷響幣帛言設禮容  
無爽

迎俎酌獻第三大呂羽 雍雍盛典肅肅靈祠賓天有聖

對日無期飄飄羽服掣曳雲旗眷言主鬯心乎愴茲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八音協奏陳金石六

佾分行整禮容滄溟赴海還稱少素月開輪即是重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隋季昔云終唐年初啟聖纂戎將

禁暴崇儒更敷政威略靜三邊仁恩覃萬姓

送神第六詞同 隱廟



節愍太子廟樂章六首景雲中作

迎神第一姑洗宮 儲后望崇元良寄切寢門是仰馳道

不絕仙袂雲會靈旗電晰煌煌而來禮物攸設

登歌酌鬯第二南呂均之 蕤賓羽 灼灼重明仰承元首既賢

且哲惟孝與友惟孝雖遙靈規不朽祀因誠致備潔

玄酒

迎俎及酌獻第三大呂羽 嘉薦有典至誠莫愆畫梁雲

亘雕俎星聯樂器周列禮容備宣依稀如在若未賓

天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賓商 邕邕闡化憑文德赫

赫宣威藉武功既執羽旄先拂吹還持玉鉞更揮空

武舞作第五夷則角 武德諒雍雍由來掃寇戎劔光揮

作電旗影列成虹霧廓三邊靜波澄四海同睿圖今

已盛相共舞皇風

送神第六詞句隱太子廟

隱太子傳隱太子建成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死年三

十八太宗立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

章懷太子傳章懷太子賢皇太子薨立賢為皇太子調

露中廢為庶人開耀元年迫令自殺神龍初陪葬乾陵

睿宗立追贈皇太子

懿德太子傳懿德太子重潤高宗改元永淳是歲立為

皇太孫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武后杖殺之神龍

初追贈皇太子及謚

節愍太子傳節愍太子重俊神龍初為皇太子武三思

挾韋后勢將圖逆內忌太子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

主常教主辱重俊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矯



發兵殺三思崇訓趨肅章門入索韋后后挾帝升元武  
門士倒戈斬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為左右所  
殺睿宗立加贈謚陪葬定陵

惠莊太子傳惠莊太子撫垂拱三年始王恒睿宗立進  
王申開元八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

惠文太子傳惠文太子範初王鄭進王岐開元十四年  
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

惠宣太子傳惠宣太子業始王趙進王薛二十二年薨  
冊書加贈及謚陪葬橋陵

蕙田案以上諸太子即所謂七太子是也其  
實懿德惠莊惠文惠宣生時並未立為東宮  
歿後乃追冊耳

冊府元龜王起為兵部尚書元皇太子侍讀兼判太常

卿事開成三年二月起與太常少卿裴泰章太常少卿  
兼權勾當國子司業楊敬之太常博士崔立等狀奏准  
今月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  
事足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  
懷太子廟不虧情禮又甚便宜送太常寺三卿與禮官  
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總立  
一堂羣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  
然則太子廟出於近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  
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  
勅文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  
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為七太子廟又准大歷三年  
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祔詔祔七  
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為姪以姪祔叔獻享得宜



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靖恭太子傳靖恭太子琬始王郵徙王榮及薨詔加贈  
謚  
恭懿太子傳恭懿太子紹始封興王上元元年薨冊贈  
皇太子

蕙田案此二太子廟亦係薨後追冊者

昭靖太子傳昭靖太子邈上元二年始王益昌進王鄭  
八年薨

文敬太子傳文敬太子諒見愛于帝命為子貞元十五  
年薨追贈及謚陵及廟置令丞云

惠昭太子傳惠昭太子寧貞元二十一年始王平原帝  
即位進王鄧于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  
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

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  
四年而冢子未建是開窺覲之端乖慎重之義非所以  
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更名宙明年薨  
懷懿太子傳懷懿太子湊始王漳太和八年薨贈齊王  
帝哀奏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

悼懷太子傳悼懷太子普寶歷元年始王晉文宗愛之  
若已子嘗欲為嗣太和二年薨帝惻念不能已故贈卹  
加焉

莊恪太子傳莊恪太子永太和四年始王魯六年遂立  
為皇太子開成三年暴薨

蕙田案此六太子惟惠昭莊恪係生時立者  
餘皆追冊又宋諸太子如昭成太子元僖悼  
獻太子祐獻愍太子茂皆追冊者欽宗太子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三  
諶高宗元懿太子尊孝宗莊文太子愔寧宗  
景獻太子詢皆生時立者惜志傳俱不載其  
祔廟立廟之事莫得考焉

遼史順宗傳順宗名濬道宗長子八歲立為皇太子薨  
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峰山  
金史熙宗二子傳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開  
殿三月戊午冊為皇太子十二月薨謚英悼太子葬興  
陵之側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  
隨毀

蕙田案子殤塑像熙宗初也

顯宗紀顯宗皇帝諱允恭世宗第二子大定五年六月  
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庚申崩賜謚宣孝太子世  
宗欲加帝號以問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追謚

太子弘為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  
止乃建廟于衍慶宮後祭用三獻樂用登歌

禮志宣孝太子廟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  
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擬于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南  
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門東西垣各一屋一門門設九戟  
齋房神厨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別建  
影殿有司定擬制度于見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墉內  
建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甃無缺角及東西  
門外垣正南建三門一屋左右翼廊二十間神厨齋室  
各二屋三間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  
奉遷畫像神主用栗依唐制諸侯用一尺刻謚于背省  
部遣官于本廟西南隅面北設幄次監視製造訖其日  
晚奉神主官奉神主承以箱覆以帕捧詣題神主幄中



次日丑前五刻題神主官與典儀并禮官詣幄次前題神主官詣壘洗位盥手悅手訖奉神主官先以香湯奉沐拭以羅巾題神主官就褥位題謚號于背云宣孝太子神主墨書用光漆摸訖授奉神主官承以箱覆以梅紅羅帕藉以素羅帕詣座置于匱乃下簾幃侍衛如式俟典儀俛伏跪請備腰輿傘扇詣神位道引侍衛皆減昭德廟儀祭有司言當隨祖廟四時祭享初獻于皇孫皇族亞獻或皇族或五品以下有差樂用登歌量減用二十五人其接神奏無射宮陞降徹豆則歌夾鐘牲羊豕各一籩豆各八簋簋各二登鉶各一其餘祭食亦量減之 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奉神主入廟牲牢樂縣官給影廟皇孫奉祀

宣孝太子別廟登歌樂章

初獻升殿夾鐘宮承安之曲 有膋斯牲有馨斯齊美哉洋洋升降以禮禮容既莊樂亦諧止神之格思式歆明祀

酌獻無射宮和寧之曲 於惟光靈孝德昭宣高麗有奕來寧來燕於薦惟裕既時既蠲從我列祖載享億年

亞終獻和寧之曲 金石和奏豆籩惟豐祠宮奉事齋敬精衷笙吟伊浦鶴駐緱峰是保是饗靈德無窮徹豆夾鐘宮和安之曲 寢廟奕奕今茲其時明稱肇祀將禮之儀侯安以懌羞嘉且時樂闋獻已神其饗思

莊憲太子傳莊憲太子名守志宣宗長子也貞祐元年閏九月立為皇太子三年正月薨謚莊獻立其子鏗為



皇太孫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  
 元史祭祀志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皇太子薨太  
 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  
 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恭曰  
 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例設令丞  
 歲供灑掃斯皆累代之典莫不追美洪休時中書翰林  
 諸老臣亦議宜加謚立別廟奉祀遂謚曰明孝太子作  
 主用金三十年十月朔皇太子祔于太廟

元史紀事本末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  
 先是皇太子真金卒太常博士議建別廟以奉神主  
 至是祔于太廟

裕宗傳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世祖嫡子也中統  
 十年二月立為皇太子二十二年薨

荆川太史

文宗紀至順元年十二月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  
 為皇太子二年正月辛卯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薨丑  
 辰命宮相法里及給事者五十八人護靈輦北祔葬于  
 山陵三月甲申繪皇太子真容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  
 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

續文獻通考文宗又命皇太子影殿造祭器如祖宗  
 故事

宗室世系表成宗皇帝皇太子德壽早薨泰定皇帝四  
 子長皇太子阿里吉八三小薛太子四允丹藏卜太子  
 具早殞文宗皇帝三子長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

太子次三太平訥太子俱

明史興宗傳興宗標太祖長子也洪武元年

正月立為皇太子薨祔葬孝陵東謚曰懿文



懷獻太子傳懷獻太子見濟母杭妃始為郟王世子  
郟王即位景泰三年五月廢汪后立杭妃為皇后立見  
濟為太子四年二月太子薨謚曰懷獻葬西山天順元  
年降稱懷獻世子

悼恭太子傳悼恭太子祐極成化七年立為皇太子薨  
哀冲太子傳哀冲太子載基世宗第一子生二月而殤  
莊敬太子傳莊敬太子載憲嘉靖八年世宗將南巡立  
為皇太子二十八年薨帝命與哀冲太子並建寢園歲  
時祭祀從諸陵後

憲懷太子傳憲懷太子翊鉞穆宗長子生五歲殤贈裕  
世子隆慶元年追謚

熹宗諸子傳懷冲太子慈然悼懷太子慈焞獻懷太子  
慈炅俱殤

右歷代太子廟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真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八

諸侯廟祭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

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 疏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

陳氏禮書孔穎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得立

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



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  
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於禰廟其說無据

蕙田案陳氏謂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

與疏不同朱子答汪尚書曰政和之制二昭

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

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可以備

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陳氏為優

祭法諸侯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

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疏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者降天子

故止有五廟壇墀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早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為壇者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祭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墀受祭也

陳氏禮書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鄭氏謂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据

右諸侯廟制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注重

先祖及國之用

王制寢不踰廟

詩大雅絲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來謂之縮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則以索縮其版築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翌翌然乘聲之悞當為繩也  
何氏楷曰作起也亦初造之謂廟宗廟也曹氏云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面向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右諸侯立廟

大戴禮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

者皆齋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櫓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



加鄭元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徙之日君元服從

者皆元服從至於廟注廟羣臣如朝位注列於廟門外君入立

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注立於門內宗人擯舉手曰有

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注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遷再

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注言

遷代不言國注卒不奠幣者禮畢矣君及祝再拜興

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注不言

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識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皆

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

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

就車也注皆就車謂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注神車祝為左

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注始自外來樽於西序下注四時之祭在

筵序下是以設樽恒於東方今惟布注房西房也諸設洗

南面之席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注侯在右房也

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注記因卿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

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注門左在位者皆

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

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

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

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於新廟

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注東西侯也祝就

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注走疾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

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

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詩云潔蠲為君及祝再

拜君反位注東廂祝徹反位注西廂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

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注事

主藏衣服歛幣注所以乃曰擇日而祭焉注所以

徹几筵之等注所以

五禮通考卷二百八 諸侯廟祭



蕙田案諸侯釁廟見前釁禮

春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鄫入於齊公羊傳魯子曰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為讐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鄫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鄫共祭

祀存姑姊妹疏季為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以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

陳氏禮書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

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

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鄫入於齊公羊傳曰紀季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

也

右附庸五廟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

侯黝堊注黝堊黑色按黝黑也堊謂白堊也大夫蒼士黻注黻黃色丹楹非禮也二十四

年春刻桓宮桷注桷椽也方曰桷員曰椽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斲之

加密石焉注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刻桷非正也注非正謂刻桷丹楹也

蕙田案此魯廟飾非禮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注躋升也僖公閱庶兄繼閱而立廟坐宜

次閣下今升在閣上故書而識之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

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

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為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注信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

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臣繼君猶子繼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信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信上今升信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信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

太祖前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綠信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

禘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注舊說信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信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

父祖為喻寧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昵以致雉維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顛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信祖謂莊疏先親而後祖親謂信公祖謂閔公也信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為祖其理非也范云文公顛倒祖考則是信在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况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

國語夏父弗忌為宗伯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元王



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丞  
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  
毋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注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  
穆躋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  
昭穆也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  
閔次之當為穆也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

蕙田案昭穆之序百世不易兄弟同昭穆則  
同廟異室躋僖為先閔也兄弟叔姪之分不  
可以奪君臣而君臣不可以亂昭穆左傳杜  
注孔疏說皆不刊詳見前廟祧昭穆條下  
又案此魯廟逆祀非禮也

春秋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壞公羊傳世室魯公之廟

也魯周公  
子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疏周公稱  
太廟者即

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

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  
壞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  
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蕙田案此魯不修廟非禮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傳宣公之宮也注以無  
新宮知

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  
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

其言三日哭何注指桓僖宮災  
不言三日哭廟災三日哭

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  
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

哀公三年左氏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  
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疏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

王氏安石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元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者得以大之欲以此周之文武也

蕙田案此魯祭廟制非禮也

詩魯頌閔宮有佻實實枚枚傳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箋閔神也

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疏毛以為將美僖公先言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述其廟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箋以詩人之作睹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閔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閔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閔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閔為名釋詁云愆神慎也俱訓為慎是閔神為神閔與愆字異音全故閔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顯之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新廟閔公廟

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荀子宥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

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

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注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被當為彼傳寫悞耳蓋音盍扇戶也皆

絕也家語作還瞻北蓋皆斷焉彼有說邪匠過之也王肅注云觀北面之蓋皆斷

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注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

麗節文注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



其功巧蓋貴之也楊氏曰家語作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與此注少異非無良材蓋曰貴之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斲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

附辨孔氏魯有九廟

王制孔疏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併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

蕙田案魯禘祭文王以周公配即在周公廟中亦猶周禘帝嚳於后稷之廟並未另立文王之廟謂魯有姜嫄廟蓋據闕宮頌赫赫姜嫄言之然詩乃追述魯所由封而推本后稷之生以上及於姜嫄闕宮非祀姜嫄之詩魯亦何緣有姜嫄之廟孔說非也武宮煬宮旋廢旋立不在廟數魯實有七廟耳

右魯廟

孟子禮曰諸侯耕助以供齊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注按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

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悞當以周禮齊右注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

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

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

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盞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齎夫人薦豆此之謂夫

婦親之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

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

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

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祭統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

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詩召南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

失職矣

箋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傳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

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澗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苜菜也之事祭事也



于以采芻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也箋公事禮記主婦髮髻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蕙田案諸侯祭禮其裸獻朝踐饋食醑尸之節皆上同天子已詳時享門至其等殺之微差儀文之小異則經傳無可考見今取傳記之言諸侯祭禮者著於篇學禮者通其意可也至通典所序諸侯祭禮與大夫士同恐未可據故不錄

右諸侯宗廟正祭

禮記王制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諸侯禘牲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

蕙田案詳見禘禘禘禘

右諸侯時享牲禘

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

告朔於邦國

注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疏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於祖廟者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匝日歛之藏之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鄭鑿曰恐其不告也故不曰頒正朔而謂之告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

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

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於廟則如勿朝故曰猶朝者可止之辭疏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元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廟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於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元冕以視



公算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

蕙田案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已的而後鄭易之謂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受朝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以祭法之壇墠有禱釋追享以五廟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故玉藻疏春秋疏穀梁疏公羊疏論語注疏並從後鄭不知祠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况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

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

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吉月必以朔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穀梁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注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公羊傳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啖氏助曰公穀言不告月爲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



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傳以為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証之則此義精矣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

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左氏傳疾也穀

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注每月天子以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

至於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公四不視朔公不臣

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

可言也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

正於廟也注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馮氏倚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蕙田案古天子頒正朔於天下均次每月所

行之政以敬授民時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

廟每月朔則請於祖廟而行政焉此敬天勤

民尊王親祖之義也告朔之文見周禮大史

頒告朔於邦國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春秋文六年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傳並云

告朔又曰告月見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

又曰視朔見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又曰聽



朔見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其在歲首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是五者稱名不同其禮則一但主乎告廟而言則曰告朔告月朝正主乎聽政而言則曰視朔聽朔言非一端亦各有當而已今以經傳所云告朔者入此卷其云聽朔者別入嘉禮朝賀門

又案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祖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告廟之禮尊卑之次也春秋譏閏月不告朔蓋一月有一月之政閏雖無常而政有常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不

舉故左氏以為棄時政是也公羊以為天無是月穀梁以喪不數閏為証並以不當告為說其義非矣告朔必有朝廟之禮春秋書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公羊穀梁均以猶為可已之辭豈聖人愛禮之意乎告朔雖有特牲朝廟別無祭禮注疏皆引司尊彛朝享及祭法月祭為說豈知朝享乃大禘之祭且有裸獻朝踐饋食之文其禮煩重非每月可行之事月祭又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無與牽合三禮為一禮則鄭賈孔之誤也

右諸侯宗廟告朔

通典後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為王無所改易



四皇土  
禮通考卷一百八  
圖書集成曹操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祀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晉書高陽王睦傳睦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武帝受禪封中山王睦自表乞依六蓼祀臯陶卽祀相立廟祀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子孫之始祖耳詔下禮官博議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臯陶祀卽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爲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令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顛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



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得各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王皆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為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苟議是也詔書所諭恐非禮意令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伸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為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為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為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為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一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為士禰

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諸侯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尊尊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得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為長既享以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暢之議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為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



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許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禮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物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

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徐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蕙田案兄弟並封祭歸嫡子無兩國並祭之禮劉喜虞喜之說同為正義至諸侯奪宗蓋又別自為義不得牽混

宗元按兄弟並封祭歸嫡子固宗法之常禮之正也然是乃但有封爵未嘗建國則同在京師自可助祭於宗子之家耳若遂建國則必宗廟與社稷並建方成為國豈有有社稷而無宗廟之國耶此禮不知如何夫王子出封則諸侯不得祖天子固不得立廟既非王



子則或援宗子去國之禮而用庶子攝祭之儀但少減殺其數仍與宗法不亂其亦可通歟且王子始封竟曠世無宗廟亦恐非體或立廟而姑虛其位耶抑別有法以通之耶謹識所疑以俟明禮者正之

通典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

荀氏祠祭云今祭六代未立廟豈以廟事為祭

室須立廟如制備

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

行事為祭五廟諸畢耶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闕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闕季氏逮閭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為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義云祭以首時及臘注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

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

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

施位

范注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

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

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饔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

酒醴甌於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為神位進

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醕禮一

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

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眾

賓兄弟行酌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為賓食食物如祭

餽畢酌醕一周止佐徹神饋饌於室中西北隅以為厭

祭既設閉牖戶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

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



為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  
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  
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

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  
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

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  
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  
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  
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

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 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

曰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

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

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

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

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

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

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為士子為諸侯尸

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

邵戢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

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

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

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毀廟封君

元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

數於是始備至封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

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蕙田案孫毓議極是為諸侯宗廟之準繩

矣

咸寧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博士孫繁議按禮凡告  
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簞笥載以齋車每舍殿焉今王之  
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



五十二  
以犢車二主同載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祔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停主卓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蕙田案此遷廟議不悖於古

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沖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他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與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

景王廟詔可

蕙田案沖王殤祔諸祖之廟爲王者徐議是孝武帝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期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帙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蕙田案始封無後暫祔王廟上卿主祭俟立後立廟此議甚允



通典大明七年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等國  
 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不祀尋國未  
 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  
 王未立將來承嗣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敬詔  
 可

宋書禮志大明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  
 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  
 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  
 之君實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為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  
 準豈容虛闕丞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  
 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為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  
 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  
 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蕙田案此與前庾蔚之議同

北魏書禮志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  
 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云諸  
 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  
 廟鄭元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  
 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  
 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  
 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元云  
 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  
 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  
 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  
 儒精義當今顯証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  
 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元云謂後世



五十五  
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以前廟及於五元孫已后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傳

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朔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苟薦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烝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得併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祧



孫卿曰有天子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  
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  
乎雖王侯用禮文辭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  
公方爲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侍中太傅  
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  
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今相國秦公初構國  
廟追立神位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及高曾四世而已  
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  
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  
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  
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至於高曾

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后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  
成事方今之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  
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  
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出居正位耳宜  
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  
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

蕙田案王延業謂高祖之父不當立廟義本  
注疏其理爲長盧觀欲以高祖之父權升太  
祖廟遞遷而遞毀之義無稽據懌左盧右王  
所見最的

孝靜帝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  
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  
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



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  
室厦頭徘徊鳴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  
祔祭儀法執事立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  
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  
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  
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  
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  
典祠廡併厨宰東爲廟長廡併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  
之所詔從之

隋書禮儀志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  
上皆祀五世牲用太牢

通典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  
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

文獻通考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獲  
廟

德宗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  
牢仍給鹵簿

燧北平  
莊武子

宋史禮志高宗時少府昭慶節度儀同三司平樂郡王  
韋淵請建家廟賜以祭器

文獻通考宋淳熙五年權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臨安  
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緡以給歲時  
祭祀之用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騏以禮難行  
駁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  
仁宗雖因赦論建廟未暇行也唯文彥博曾酌唐制爲  
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賜宰臣蔡京等  
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璘輩皆援檜



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器祭者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命禮官攷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乙卯中  
書舍人崔敦詩謂中興廟器斷自宸衷改用竹木省去  
雕文然一啟其端援者必衆謂宜詳講必傳古義乃協  
今宜禮賜圭瓚然後爲鬯蓋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  
於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祭祀交神唯灌爲重舉其重以  
賜之而餘得自用初不盡賜之也臣謂銅爲祭器可以  
傳遠今以竹木爲之壞而不易則墜上之賜易而自製  
則棄君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  
俾祀官定當用之式續圖以卑俾自製以竹木從之  
寧宗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  
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而臣居止粗備家廟猶闕請  
下禮官考其制俾自建之頒祭器之式以竹木製毋紊

有司詔下禮官討論每位以邊豆皆十有二簠簋皆四

壺尊壺罍釶豆俎登洗皆二爵坩燭臺皆二坩一及巾

杓篚以髹匣載以腰輿束以紫條請下文思院製髹匣腰輿皆十

紫紬帶十月巳卯詔特鑄賜之二年通判嚴州張宗愈奏

大父循忠烈王俊書勛盟府請以賜第舊址建家廟乞

討論其制命文思院鐫誌祭器以賜詔令遵韓世忠廟

器之制

開禧三年忠州刺史劉伯震奏祖鄜武僖王光世復辟

功請以賜第舊址立家廟從之

王圻續通考孔氏家廟在衢州府西宣聖四十八代孫

襲封衍聖公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

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奉祀

明太祖洪武二年立滁陽王廟以祀郭子興至是又立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  
五  
廟墓次祀之以其鄰家宥氏世爲奉祀守王墳十六年冬十一月立楊王祠於墓次命有司歲春秋祀之楊王淳皇后父陳某先是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已而中都守臣上言公葬地在下縣于昭宣崇華表兼建廟祠太祖曰朕固聞之命中書省建廟于昭墓次樹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祭署及灑掃戶五家癸亥冬勅立滁陽王廟碑於墓所先是廟成上親稿王事實召太常司丞張來儀撰碑文稱王勇悍善戰唯不屈人下初元亂上避兵入濠王識上非常人遂以孝慈皇后妻之且屬以兵事多密謀以故上起兵定天下王之力也後王卒歸葬滁州王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一女入爲上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元年上正大位追思實帝

業所始乃封爲滁陽王建廟墓所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至是勅賜樹碑是年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孝慈皇后父也王缺嗣息至是追封爲王妻鄭氏爲徐王夫人祠廟立於太廟東以祭既而稽古無文乃即王所生里立廟命有司春秋祭之禮部陶凱撰文立石仍設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祠守王墳灑掃戶九十家

蕙田案自漢而後封建不復常行王朝卿士雖位極班聯而無分茅胙土之實此古今一大殊制也朱子答汪尚書曰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此論似爲



得宜通典諸侯士大夫祭禮合為一門通考  
雖分為二然以未封爵之卿士俱入諸侯門  
似為未協今竊取朱子之意以晉爵為王者  
列於諸侯餘五等則歸一品二品班大夫士  
廟祭焉

右漢至明諸侯廟祭

夫人既禩立於太廟八  
燕皇叔父

淮陰吳玉摺校字

祭之至長



